

太平天国天王及幼天王玉玺研究

□ 罗国荣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的顶峰,全盛时期其所控制的地域曾扩展至 18 个省,实际控制区域达 23 个府州。作为太平天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目前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两方玉玺,应当是太平天国革命文物中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具的珍品了。1864 年清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大量太平天国文献付之一炬,天王玉玺及幼天王玉玺也一度下落不明。而目前陈列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天王玉玺”尽管为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实物研究资料,但关于太平玉玺真伪及释读的争论,史学界至今未能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

一、太平天国天王及幼天王玉玺概述

与历代帝王有所不同的是,天王洪秀全有木、玉、金三种不同材质的玺印。其中木玺珍藏于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约三寸见方,刻有“旨准”二字,印面图案内容与金玺大致相同,是天王批签奏章、批准印刷的常用印,现存太平天国颁行文献《礼制》、《天条书》等书首页上均加盖有木玺的“旨准”印。1864 年天京陷落后,木玺原件一直下落不明,直至 1975 年才在南京瞻园路 173 号(太平天国“删书衙”旧址)发现。金玺据传是以 100 多两黄金铸成,刻有“太平天国万岁金玺”字样。在 1864 年天京城破时,金玺被湘军首领、两江总督曾国藩所得,旋即送往北京向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请功,存放于军机处方略馆。次年被军机章京萨隆阿盗出并熔为金条,天王金玺由此被毁。玉玺的地位最为尊崇,天王洪秀全的“太平玉玺”则是由青白玉雕成,五寸九分见方,边长 20.4 厘米,印台高 2.7 厘米,钮高 7.4 厘米,净重 3850 克。印纽两侧刻丹凤朝阳图案,顶面云纹,玺印四周刻有双龙双凤,下为立水纹。“太平玉玺”印面以宋体正书吉利韵语 11 句共 44 字(图一)。

幼天王玉玺是为洪天贵福而刻,幼天王本名洪天贵,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 年)在其名后有加赐“福”字,因此又名洪天贵福。幼天王玉玺的形制较之“太平玉玺”略大且厚重,材质同样为青白玉,边长 21.8 厘米,净重 6 千克。据《幼天王自述》记载和实物对比来看:玉玺于名下横刻“真主”二字,并有“幼主作主”字样,应当是幼天王在天京城陷落后即位所制(图二)。

二、太平天国天王及幼天王玉玺的真伪问题

关于玉玺的真实性问题和玺文的释读,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两方玉玺争论的焦点问题。有部分专家从玺文“天王洪日”、“天兄基督”等句的位置问题,“真王贵福”释读与史实的相悖等处提出了对两方玉玺真实性的怀疑。但笔者认为,尽管玉玺玺文在阅读次序上尚未形成具有信服力的定论,但其真实性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其理由主要包括四点:

第一,相关太平天国文献及自传中出现了玉玺确实存在的佐证。1861 年,天王洪秀全颁布《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其中有语:玉玺内“太平天国”四字改刻“上帝天国”。这不仅证实“太平天国玉玺”的客观存在,与现存“幼主玉玺”



图一 天王玉玺



图二 幼天王玉玺

的名称也相吻合。另据《幼天王自述》所言,“登极后,玉玺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字。”这段文字同样也证明幼天王玉玺的客观存在,作为两方玉玺所有者的洪秀全、洪天贵福都在相应文献中提到了“玉玺”的存在,这无疑是玉玺真实性最权威的证据。

第二,太平天国文书中特殊字体和词汇,都是考辨太平天国文物真伪的重要依据。对照现存太平天国文书字体,两方玉玺的“天”字上方一横均长于下方一横;出自“太平玉玺”玺文中的“恩和”“舆笏”等词,也都属于太平天国政权文书的专有词汇。譬如“恩和”一词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就有记载,“人间恩和在斯乎”;此外,“洪日”“真主”等词对天王及幼天王的代指也均有出处可查,因此,两方玉玺在形制字体上应当是准确无误的。

第三,“太平玉玺”所刻制的双凤朝阳、龙凤海水等图纹,与目前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命镇守天浦省诏》、《太平天日今日是诏》等文件所盖印的图案相同,这也为两方玉玺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四,《左文襄公全集·奏稿》记载了“幼逆(洪天贵福)六月二十四日给伪首王范汝增黄绸伪诏”上玺印的印文,“横列‘太平天国’四字,……左刻‘天下太平’”,与《幼天王自述》中描述的玉玺形制相符。

三、天王玉玺及幼天王玉玺的性质和用途

1. 天王玉玺及幼天王玉玺的权力象征意义
历代玺印的用途大致可区分为两类:盖印于

诏谕、文告、书画或军事命令上,用作凭信,私人印章和关防均属于此类;另一类主要作为权力的象征,并不存在使用价值,譬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清史室馆藏的“皇帝之宝”玉玺就属此类象征性意义较高的玺印。

至于太平天国的两方玉玺归属于哪类?笔者认为,天王及幼天王玉玺从性质上应当属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并非寻常的私印。首先,从私人印章的格式来看,通常而言,私人印章在印文正面的显著位置都刻有主人的名字、别号或职位。早期的天王金玺就刻有“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字样,后期则更改为“天父上主皇上帝……”等字样;幼主洪天贵福、诸王及高级将领的私印也大多类似于此,其中幼王金玺就刻有“救世幼主真王福”的印文。而“太平玉玺”和“太平天国玉玺”则与上述诸玺印在印文上有所差别,前者含“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红日”等字样。幼天王玉玺即“太平天国玉玺”在印文中央也刻有“皇上帝基督带真主幼主作主”。玉玺的印文格式显然与金玺有所差异,也没有从中突出主人的名号。

其次,私印大多只刻有主人名号或职位,并没有名称或玺题。而本文讨论的太平天国的两方玉玺分别题为“太平玉玺”“太平天国玉玺”,这就不能仅仅用“天王洪秀全之玺、幼天王洪天贵福之玺”来解释了。

再次,遍察中国历朝君主的玺印,用料都以玉为贵,《后汉书·徐璆传》注引中提到“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宋人高承:“秦始皇子称玺,又以玉犷群臣莫敢用也。”“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封

建性极强的农民起义政权,天王洪秀全也未能免俗。《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中就对“玺印改刻”的形制依据进行了细致规定,“玉玺改上帝天国,各印仿刻顶爷纲。”由此可见,在玉玺作为政权各类印章改刻依据的时候,其尊崇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另外,与清朝皇帝金玉质玺印、驻防将领铜质关防有所不同的是,太平天国后期广封的诸王私印也与天王洪秀全的金玺相仿,都为金印材质。而这也从侧面提供了太平天国以玉玺为贵的凭据,否则在天国领导层推行封建等级制的过程中,又怎么会允许臣属滥用“金印”的逾制现象出现呢?

由此来看,现存的太平天国的两方玉玺应当都是等同于“皇帝之宝”玉玺一样,都是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而并非洪秀全、洪天贵福的普通私人印章。

2. 太平天国两方玉玺的名称寓意

太平玉玺是天王洪秀全最高权力的象征,那么其所刻的“太平玉玺”又作何解呢?“太平玉玺”玺文中有“天王洪日”的句子,这与《眼见天日主乾坤诏》中的句子“天日总号是太平”,《太平天国今日是诏》“爷哥在天朕真日”都存在着相同的意味。很显然,洪秀全将“天日”作为“太平”的象征与代称,所谓“天日”,指的自然就是洪秀全本人了。这种近乎于宗教迷信的宣传发展到后期,由于天国政治军事局面的恶化,为配合政治需要,天王洪秀全更一度宣称天父上帝、天兄基督下凡和洪本人“同坐朝廷”、诛杀清妖了,进而又将“天日”即天王的说法加以变化,成为“三人同日”。换言之,也就是“天日”成为天父、天兄和天王的共有代称了。最后,“太平”一词更进一步地成为“父子公孙”的同义词,在幼天王金玺中就刻有“父子公孙,总号太平,同坐天国”的玺文。上帝“小家庭”成为太平天国世界的主宰。由此看来,“太平”一词从天王逐渐演变到上帝“小家庭”的代称,也正是天京政权的领导层盲目地沉浸到以宗教力量迷惑起义群众的政治手段中,天国政权逐步趋向于腐化堕落、力量衰退的过程。

另外,从幼天王玉玺“太平天国玉玺”的玺文来看,其上、下方分别横列“太平天国”“玉玺”等字,左、中、右分别刻有“天下太平”“皇上帝基督

带真主幼主作主”及“万方来朝”的字样。就玺题而言,该玉玺显然在寓意上与“太平玉玺”——上帝“小家庭”的权力象征有所不同,其宗教意义和政治内涵更多地表现为洪秀全心目中存在的上帝“大家庭”。

总之,本文所讨论的两方玉玺都不能单纯地看作天王洪秀全、幼天王洪天贵福的私人御玺,其关于太平天国上帝“小家庭”、“大家庭”的权力象征都显示出二者的尊崇地位。

四、结语

实事求是地对天王及幼天王玉玺进行解读,对于我们深入剖析拜上帝会、洪秀全本人乃至于太平军起义的宗教信仰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从上述关于天王及幼天王玉玺玺文的寓意解读、演习封建王朝玉玺形制设计等方面来看,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太平天国运动存在着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性和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而太平天国起义在是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等信仰作为号召,宣传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原始基督教义,鼓动领导信赖神灵护佑的农民参加起义后,却未能及时地消除“全知全能的皇上帝”这一精神鸦片的副作用,其领导层反而变本加厉地以此愚弄群众,无疑成为太平天国政权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何军新《“太平玉玺”读法异议》,《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 陈华新《〈朝天朝主图〉和“太平玉玺”辨释——兼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
3. 谢兴尧《关于太平天国玺的种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4. 邹身城《“太平玉玺”真假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5. 罗尔纲《〈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跋》,《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6. 潘旭澜《太平玉玺读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市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